

刘永红 著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
《俄汉小句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40013)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俄汉语对比方法论

刘永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语对比方法论/刘永红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622-3873-7

I. 俄… II. 刘… III. 俄语—对比研究—汉语… IV.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387 号

俄汉语对比方法论

作者:刘永红

责任编辑:廖国春 陈振声

责任校对:张 忠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 ccnu press. com](http://www.ccnu press. 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27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数:1—1 000

封面设计:罗明波

电话:027-67863220

电子邮箱:[hscbs@public. wh. hb. 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10.25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 论 对比研究的学术境界与方法论建构·····	1
第一节 学术境界·····	1
第二节 方法论建构·····	6
第三节 思考 ·····	18
第一章 对比思想与模式 ·····	22
第一节 一种观念 ·····	22
第二节 三种视角 ·····	26
第三节 三级阐释 ·····	30
第四节 三种方法 ·····	35
第五节 四种模式 ·····	36
第二章 理论对比观察法 ·····	45
第一节 语言学史观察 ·····	45
第二节 语言的符号观察 ·····	52
第三章 对比描写法 ·····	73
第一节 寻找语言的本质 ·····	73
第二节 对比分析理论 ·····	80
第三节 对比描写方式 ·····	86
第四章 外部对比阐释法 ·····	99
第一节 一般方法 ·····	99
第二节 外部阐释·····	110
第五章 内部对比阐释法·····	127
第一节 分类和系统化方式·····	127
第二节 对立分析方式·····	129

第三节	语义场方式·····	132
第四节	数理方式·····	136
第五节	语言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对比·····	139
第六节	综合运用·····	145
第六章	语音文字对比·····	154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	154
第二节	定义·····	156
第三节	俄汉文字对比·····	161
第四节	俄汉语音对比·····	171
第七章	词语及意象对比·····	178
第一节	概念·····	178
第二节	对比·····	182
第三节	俄汉语表情词比较·····	187
第四节	俄汉语复合词比较·····	193
第五节	词语文化意象比较·····	196
第八章	句模句式对比·····	203
第一节	对比构想·····	203
第二节	俄汉“刚一 X,就 Y”(как только)句式个案比较 ·····	211
第三节	诗歌句法对比·····	223
第九章	隐喻机制对比·····	230
第一节	原理·····	230
第二节	结构·····	235
第三节	功效·····	240
第十章	成语美值对比·····	248
第一节	音韵美·····	248
第二节	结构美·····	252
第三节	形象美·····	257
第四节	语义美·····	260

第五节 形象美的构成·····	263
第十一章 象征诗语对比·····	271
第一节 象征简释·····	271
第二节 象征诗语之源·····	280
第三节 中俄象征诗语·····	288
第四节 对比分析·····	297
结 语 器利事善 格物致知·····	302
1.0 理论背景 ·····	302
2.0 方法建构 ·····	306
3.0 方法应用 ·····	309
参考文献·····	314
后 记·····	321

绪论 对比研究的学术境界与方法论建构

第一节 学术境界

所谓学术,或称研究活动,并不神秘,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证明或反驳等逻辑思维手段来分析研究某种问题,形成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知识。“学”为理论研究,“术”为应用研究。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术研究分为原创研究和步武研究,或称前沿研究和常规研究,而人类的思辨有三个境界^[注1]。

所谓境界,原是佛学术语,指心外无境、境存于心和绝对境界^[注6]。

学术研究必须有高境界。它不是佛学的身外之物,而是学人的内心之境,所谓志存高远,格物致知。

学术境界可理解为一种研究档次、品位、格调和超越,追求内在的精神含量、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声名自传于后。……成一家之言。”(《典论·论文》)扬雄:“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次也;或无焉,为众人。”(《法言》)

因此,对于学人而言,应激励自己做一流的学者,从事原创、阐发或梳理。入手便简单,最易流于肤浅俗滥。严羽:“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应提高理论境界,想方设法夯实基础,注意策略,突破自己。爱因斯坦:“理论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个人研究中的“高原现象”,或称因循期、惯性期,是滞碍学术境界提

升的瓶颈。贝弗里奇：“科学上，成年人思维的发展只能达到青年时期打下的基础所能支撑的高度。”（《科学研究之艺术》）

学术研究，对于团队而言，重要的是学派；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是境界。

1.1 名人境界

境界，非日常平凡之视野，而是一种非常智慧所认识、创造或达到的高度，或开创的领域，或形成的流派，也就是名人、名句、名篇、名派的标识。这犹如登山，只达山腰者，望山兴叹，只能识得些山石花草，唯有登顶者始能观山峦之起伏，风云之变幻，遥指八荒，一览众山小。我们略举些著名的学术境界。

王国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司马迁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教来者。

王船山《读通鉴论》：“述往以为来者师（效法、借鉴、引证等）也”，“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

陈寅恪：“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椁。”

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范文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培根：“治学三境界：（1）蚂蚁式：搬运、拼凑；（2）蜘蛛式：只吐丝不吸收；（3）蜜蜂式：外求十思考，采群芳而酿佳蜜。”

冯友兰：“人生境界的级次有四：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绝对境界。”

“在我不再以金钱为目的而工作之前，我连一个铜板也赚不到。”（美国《读者文摘》1988年12号，1989年1月4日《参考消息》转载，《做人要热忱》）

我们认为，学术文章有四个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其中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浅入深出是文章之大忌。

文章不能只“有所知”（即常识性知识，家喻户晓，老生常谈的大白话），更要“有所见”（即新意，自己的思想、见解，新材料，新方法）。

可见,学术研究应有自己的境界,这样,才能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成果,才能成一家之言,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

1.2 语言研究的境界

语言研究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纯语言研究、交叉研究和多角度研究。近年来,语言的综合研究较多。

语言研究的境界就是寻找语言的本质,总结语言使用的规律,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指导人们更好地使用语言。

Meillet 说:“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

Schuhardt 说:“语言的本质在于交际。”

Jespersen 说:“语言是以交流思想和感情为目的的人的活动。”

Schleicher 说:“语言是思想的有声表达,它通过声音表现思维的过程。”

Vossler 说:“语言是精神的外貌。”(以上五项见王铭玉 2004: 24—25)

Saussure 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 1999:37)

邢福义说:“语言是文化的符号。”(邢福义 2000:107)

Виноградов 说:语言研究在于揭示俄罗斯语文思想的历史进展(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深刻理解作为言语风格基础的俄语整体(углубл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единств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основы речевых стилей)。(Виноградов 1981:4)

Арутюнова 说:“语言可用两种方式研究:游离于生活之外和沉浸在生活之中。”(华劭 2003:1)

这五花八门的语言界说表明,这个境界难似蜀道。

1.3 对比研究的学术境界

语言对比研究也应有自己的学术境界和方法论高度。

对比作为一种观念和方法古已有之,对比语言学却是晚近的事。所谓对比,是指“把两种不同的事物或情形作对照,互相比较”

(辞海 1982:487),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从字面意义上看,对:对照;比:比较,其重心在“比”上。

语言对比分析是把两种或更多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描写和阐发,以理清语言的异同,突显各自的特点。它是双语交流(会话、词典、翻译)的前提。

“语言对比研究”又称作“对比分析”、“对比语言学”、“对照语言学”等,是“比较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мпаративистика)的一种类型。它包括两种形式: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以阐释语源或类推现象。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时性的,旨在梳理语言的亲属关系,勾画语言谱系;“对比语言学”是共时性的,旨在揭示语言之间的异同,促进人类的交流和交际。

历史比较语言学(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是历时性研究,追溯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如词源、历史演变;即 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contrastive linguistics),强调“异”(контрастивы)或“空缺”、“空位”(лакуна 或 лакунарность)。因为,контраст 的原意为 резкая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显著的对照)。

对比语言学(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是共时研究,一种多语间的对比,也可以对比不同语系的语言或者方言,以揭示语言之间的异同,强调“同”或“共性成分”(базовое сходство)、“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或“等值体”(эквиваленты)。

语言对比研究有助于语言间的相互借鉴和启发,更有利于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如 Костомаров 在《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一书中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误说成是日本成语(японский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书中论述了成语(谚语、格言)含有民族的集体经验和地方特色(местный колорит),不能直接相互翻译,并举例说:《образность русской пословицы Волков бояться — в лес не ходить и японского эквивалента Не войти в нору тигра — не поймать даже тигрёнка。》(Костомаров 1990:77)其实,它源自《后汉书·班超传》。俄国人的这种错误是我们中国俄语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上着力不够。目前在俄罗斯书店里能见到的中国文化书籍多是“风水”

(Фэн шуй, 或 Фэн-шуй, Фен шуй, Феншуй, Фэншуй 等, 种类有 Фэн Шуй символы, Фэн Шуй благовония, Фэн Шуй советы, фэн шуй магазин, сувениры фен шуй, символы и талисманы фен шуй 等) 之类的迷信或低俗读物。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的论著很少, 相反俄罗斯语言文化在中国却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这种不对称现象也影响到中俄文化的交流。据说, “东风压倒西风” 这个普通的成语曾影响过中苏关系。(罗平汉 2007: 105)

“对比语言学”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后成为欧美、苏联语言研究的一种主潮。如苏联仅 20 世纪 80 年代就召开了全苏规模的语言对比学术研讨班, 并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专著、教材,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国外俄语) 杂志一直在刊登对比语言学文章。我国俄汉语对比研究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起步, 几十年来, 有许多著作和文章面世。据粗略统计, 论文有 300 余篇, 著作有 20 余部, 课题项目有 10 余项。

作为境界, “语言对比”应被视为一种思想、观念, 一种研究语言的自觉意识和基本立场。因为, 有比较才有鉴别, 俗话所谓“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比较(对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方法, 是众多方法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世界万象之间, 有联系就可以构成比较和对比。它能使人清晰明了地认识事物, 发现异同, 分门别类, 找出规律。任何方法说到底, 都是比较, 别的方法都是辅助性的, 只是各自具备了特殊性和侧重点而已。

语言对比包括调查、统计、证实、归纳、反思、互证和阐发等研究过程(刘永红 1997: 44)。它不是语言事实的纯粹罗列和简单比附, 也不是单纯的异同现象的发掘, 而是探索语言规律的一种途径。乔姆斯基一反几千年来传统语法的研究思想, 强调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普遍语法, 找出人类语言的共同本质, 对语言现象进行充分而合理的解释, 并解析人类语言的习得机制, 进而揭示全人类共同的心智状态。把实际语料的搜集、分类与描写看作语法分析的低级阶段, 只描述而不解释就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研究目的一方面是确定构成语言知识的规则系统, 另一方面是揭示制约规则系统的原

理。”(乔姆斯基 1992:44)这也应该成为对比研究的目标和境界。

语言对比通过比较、分析和判断、选择,描写、陈述和解释、评价,即通过区分性的比较、分析性的描写和解释性阐发,确定两种语言的中心和边缘,区分常规现象和例外现象、有标记事实和无标记事实等,揭示支配言语行为表现的各种内在机制与外在制约,促进课堂教学、词典编纂、翻译实践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节 方法论建构

任何研究都不外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表述结论。方法论过程体现事与器、物与知的关系,如:《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姚鼐所谓“义理、考据、辞章”。孔德所谓“除非有充分的适当观察作为辅助,不然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坚实的理论,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也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孔德 1996:4)。这需要一定的学术境界、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

在俄语中,метод(方法)或 методика(方法论)源自希腊语,即μετα(沿着)+οδος(道路),意为“沿着道路前行”,涉及途径、手段和方式。

在生活和学术中,一般情况是:要么重“事”、“物”不重“器”、“知”,要么重“器”、“知”不重“事”、“物”,要么脱离“事”、“物”一味去繁化“器”、“知”,要么脱离“器”、“知”一味去罗列“事”、“物”。

现代意义上的方法,是指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对现实的把握,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

从学术研究的境界层次上看,方法论分为两大类:描述性理论(теория описания 或 descriptive theory)和解释性理论(теор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或 explanatory theory)。前者只是对科学事实进行精细的分析与描写,追求“描写上的充分性”(полнота 或 adequacy);

后者旨在对科学事实的成因进行理论解释,追求“解释上的充分性”。

2.1 名家名法

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任何对高度的攀升,都有其恰当的方法,而能够找到并采用这个方法并达到理想境界的人才是成功者。日常生活,学术研究,都不例外。事实上,学术天地里,几乎每一个鸿儒,都有其深刻的领悟,每一个巨擘,都有其独到的方法。这里略列其中的荦荦大者。

严羽:“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沧浪诗话》)

姚鼐: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为宜”的主张。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在他看来,“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谢蘊山诗集序》),通义理、善考证、能文章是文人与学者都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一字无出处。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周恩来:对他人的成果,应“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即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傅宁军 1998:112)

朱光潜:边阅读边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朱光潜)灵心慧眼,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妙手剪裁,嫁接中国传统之木。(钱念孙 1996:106)

丰子恺:“尝喜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朱光潜 2001:104—105)

语言研究有自己的方法和模式,比如俄语名家之法:

Мельчук 的“意思 $\Leftrightarrow$ 文本”模式(модель: смысл $\Leftrightarrow$ текст)。

Белашапкина 句法学研究中的“三项式”理论,即“结构机制、语义机制、交际机制”等三个不同的研究侧面(три устройств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2.2 方法分类

科研方法,为了阐述的便利,可分为理论方法、实践方法和学科方法三种。它们有交叉、有共效。

1. 理论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一般有:模型法,(内、外)模块系统,空范畴;具体有:关联法,逼近法,二元属性描写法;

2. 实践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一般有:自然观察,归纳分析,系统分类;具体有:对比法,表征类型分析法,扣除法,递加因素法,计算机模拟法,访谈法等;

3. 学科方法。突出学科特点,有选择地应用上述方法。如义素分析。近年来,数学原理悄然进入语言文化研究中。语言文化研究一直采用的是质化定性之法,其结论往往缺乏普适性。目前数学原理和统计方法悄然渗入语言文化研究,增加了分析的力度、深度和客观性。

(1) 语义三角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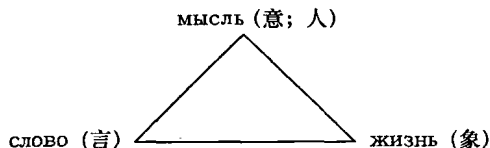


图 1

(2) 结合方式:上述三要素的配合状况和对语言运行的影响。图解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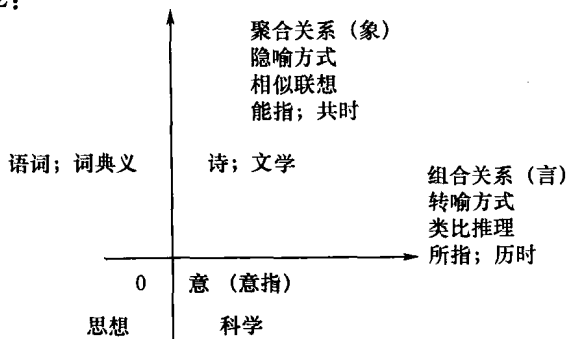


图 2

(3) 语言结构,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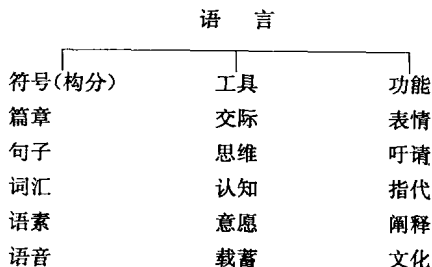


图 3

综括而言,实际运用时,学术研究不外乎两大类:

第一,“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极需功力。可理解为“责实求名”(归纳)^[注4]。

如颜色词 чёрный(黑色): чёрные люди(平民百姓), чёрная крестьянка(平民农妇), чёрная сила(魔鬼), чёрная магия(妖术)[белая магия(仙术)], чёрная дума(坏主意), чёрная судьба(苦命)。

同义词: тёмный(黑暗的), мрачный(黑暗的,阴森的), пасмурный(阴暗的,阴晦的), мутный(浑浊的), туча(乌云,黑云,黑压压的一片), тьма(黑暗), мгла(烟尘,昏暗), меркнуть(暗淡失色)。

第二,“大题小做”,举重若轻,更需见识。可理解为“循名责实”(演绎)^[注5]。如 2003 年第 10 期《新华文摘》的标题:

中西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影响
对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
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论中国古代的盛衰巨变
我国农业保险试验的矛盾及出路

2.3 建构方式

语言对比研究要求研究者有较好的理论深度、材料驾驭能力,有善于观察的慧眼,成为采集资料的巧手。这些从何而来呢?这就需要有很好“储备”,即方法论建构。不然,置身于芜杂的语料和纷繁

的理论中,我们会无从下手,或空手而回的。Л. 利哈乔夫说得好:“愚人可冒充智者,弱可扮强,懦可言勇,而无知却无法假冒有知。”(Д. С. Лихачёв как-то хорошо сказал: глупый человек при желании может выдать себя за умного, слабый — за сильного, робкий — за храброго... Но вот выдать себя за интеллигента, не будучи им, никак нельзя — не получится。)可见,知识是无法假冒的,这就需要有深厚的学养,有渊博的“储备”和睿智的眼光。

对语言研究者而言,“储备”可概括为三点:哲学视野(提出问题)、语言理论(分析问题)和文学修养(表述问题)。

2.3.1 哲学视野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一种联系发展的眼光,虽然它的本义是“爱智慧的”。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门道”就是规律。“内行”就是具有哲学视野、专业储备、能发现规律的人。爱因斯坦说过:“理论决定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所以,要欣赏音乐,得有懂音乐的耳朵。面对同一事物,有的人说得头头是道,而且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人却讷讷无言,不敢捉笔,还美其名曰:述而不作。比如“小犬定于下月成亲”。这“小犬”,重“质”的人主张硬译、直译成 маленькая собака,增加异国情调(экзотика),而重“文”的人则主张意译为 мой сынок 或 мой щенок。

所谓哲理,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原理,如我国古代的“道”。它“大象无形”,充盈天地之间,无处不在,一风一雨,一草一木,一器一皿,举手投足等都有“道”在。

对语言研究而言,哲学主要是一个方法论,一个穿鱼的“筌”,一个穿钱的“串”。哲学原理的运用使我们能把一盘散沙似的语料,分类、整理、组合成条理井然的规律,以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语言的工具论、文化论、符号论等都是这种哲学观的反映。缺少这“筌”和“串”使我们许多学语言的人不会收集语料,也不会对语料“说三道四”。比如“同”与“异”的矛盾就是一个哲学原理。“同中有异”使我们在比较中辨别事物、把握事物,不致被表面的“同”所蒙蔽。这也成为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

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段的原理：“异中有同”。但这哲理，不用直呼其名，贴哲学标签，而应溶进自己的文章里，润物无声，不露痕迹，所谓深入浅出。正如古人所谓书中有哲理，但不出现哲学之名。所谓“理趣”或哲理，是指一种形象化的哲理，是寓于形象语言之中的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认识。诗中谈理，“语圆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抄序》）；“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参看钱钟书 1984:223—232,547）。古人谈诗，多用“情景交融”，我们认为，应该是“情景理交融”。

对哲理的不同掌握、理解和操作，形成了视角多元的文章档次和样式。

言为心声。“言”与“心”的矛盾是语言学中的重大哲学问题。传统语言学只“循言究言”，不涉及“心”。而现代语言学则“循言究心”，如生成语法、认知语法。我们能直接把握的不是人的内在的、隐秘的灵魂，而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理性。人们常说人是理性动物，是社会动物，既如此，了解人们之间达到理解和交流的方式、手段和意向，即语言，就成了懂得人的理性或思想的前提。因此，意义问题（即主题间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成为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如语言的规则与例外——矛盾统一。

2.3.2 语言哲学

每一种哲学思潮都会产生新的语言观，如工具论导致了哲学上的结构主义，文化论与哲学上的文化热丝丝相连，符号论更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

每一种语言学的建立都以一定的哲学观为基础。在创立语言学理论时，索绪尔所依据的不仅是语言学传统，如青年语法学派，或新语法学派（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к）^[注2]，而且还概括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并从中吸取了一个观点，即把社会事实理解为一种集体意识，这一意识迫使个人服从于社会。他把语言视作本源，言语是对它的使用，并用公式表述为：言语组合公式（ $1+1'+1''+1''' \cdots$ ），语言存在公式（ $1+1+1+\cdots=2$ ）。（索绪尔 1980:41~42）如康德把经过调整的